



嘉慶丁丑年春鑄

雲間張慎餘校刊

南湖舊話

書三味樓藏板

序

士君子立身首重言行仕於朝言行在天下居於家言
 行在一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發在俄頃應在千里衆人傳之遠近播之有欲秘
 而不得者其甚者且筆之於書公私理欲之微茫越後
 世而昭然若揭所以古君子務端其言行之本原先之
 以正心誠意加之以讀書稽古益之以朋友講習試觀
 六經之書孰不爲言行設哉而後隨處發見必誠必信
 不必慮口實之遺而天下後世可卽因其言行之昭著
 而想見其立朝之大節居鄉之碩德好修之士復引爲

美談考鏡其一已之是非動止語默藉爲從入之途而益加以砥礪南吳舊話錄六卷明季上海李辰山高士輯鄉先正嘉言懿行之可傳者倣古名臣言行錄而作也其曰舊話得諸故老傳聞者居多歲久版失余從吳學博怡菴處得之亟爲付梓俾傳不朽諸先正去今遠矣當其時豈無巍科顯爵甲第田園之盛而卒之雲煙過眼臺傾池平不能歷久不變而其歷久不變者惟在此區區一言一行間里傳爲佳話有心人復筆之紀載使後之人猶得聞風而興起可知天下事可傳者在此不在彼也吾願讀是書者先端其言行之本原性情學

問務極於純粹中正而後言無口過行無怨惡各充滿其本然之量無論在朝在野一以先正爲師要皆可信於生平可傳於後世俾後之踵辰山而錄言行者不致嘆極盛之難繼斯可耳若其掠先正之芳徽不體察於身心徒供諸談論不惟沒辰山著書之意而并没余亟爲付梓之本懷矣

嘉慶戊寅春仲華亭後學張應時序

藏板

南湖舊話卷一

雲間李延是辰山甫著

原山
七世漢
補遺

後學張應時虛谷校刊

同邑胡廷儀向山同閱

張茂蘭分守建昌。有軍功。輒自匿。制府知之。召謂之曰。不伐見君雅懷。於陞轉詎無積薪之嘆。茂蘭頓首曰。人出死力。鋒鏑所及。肝腦塗地。事平而自居。發縱指示。叨朝廷之賞。以增妻子温飽。實非所安。

張晚字茂蘭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後忤執政歸卒

鄉評錄

南湖舊話 卷一 書三味樓

張莊簡督學浙江凡公卿子弟欲與試廣場者不為峻拒但列名最後或以徇情譏之公曰子弟猶以與試為榮則場期前後一切狗馬聲色之好父兄不能禁止者在渠亦自稍減吾不望其沙裏淘金譬之患三日瘧兩日尙有止時不致醫人即名不治耳

張濟民初授中書舍人直內閣孝廟初起修憲宗實錄錄成同事者皆得進官惟公止於加俸有以同異為問者答曰職官因事効勞分也事畢而人各望酬則與市道何異即不加俸於心更安不素餐兮吾其庶幾方寸何消復置輕重

張毅字濟民永樂乙未衡之孫成化乙未進士歷任

湖廣參政府志

潘見山金山衛前所餘丁也能讀春秋四傳及先賢兩漢諸書年三十屢冠郡試學使者嫌其狀貌雄悍屏之遂去為吏以材幹稱累陞貴州鎮西衛經歷到任時方用兵兩廣總制韓公檄見山為嚮導深入賊巢親割級二十餘擒酋長一人韓公面諭薦拔師旋陞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見山即托病歸親舊皆咎之答曰官職無大小到口嚼蠟然始終熱中者千古則一也韓公縱力薦之限於資格至此已極品男兒兩膝何用逢人致恭

不若高春而起魚羹麥飯問與二三父老說祖宗從龍事不覺兩鼻火出見山尤工小楷頗得大沈筆意人未之能奇也

潘見山名靜其先南昌人洪武時戍金山衛分守前所父有權宏治武舉歷陞嶺北叅將勇冠一時盜賊屏息以失巡方意罷官見山棄儒爲吏由乍浦司巡檢屢任兵事膽識絕人極爲韓公雍所獎拔陞南京後府都事年四十餘託病歸征蠻時所賞銀牌等件盡散三黨之貧者仍耕漁自給年九十餘陸平泉高其志遺書招之見山亦不往或詰之曰寧受貧賤人

所辱勿受富貴人所榮方寸細微處惟清夜自知口左目雙瞳虬髯如戟力舉八百餘觔書史畧皆上口傍工草隸尤長於小楷文三橋得其書數紙皆無款識最後一紙有圖章云前所餘丁後軍都事偶詢之莫中江中江曰此吾鄉異人潘見山也三橋大加稱賞曰入元圃者無非夜光其雲間之謂乎

鄉評錄

徐文貞大拜答其族人書曰遠承賜書以拜相爲慶不知才疎任重深愧忝竊一二年中獲蒙恩賜還田里復與叔伯兄弟谷陽橋畔買魚沽酒爲樂不忝秀才二字此真大幸其餘不足道也

徐仰齋每陞遷文貞卽有憂色張夫人問曰顰笑亦自有時何事費家人輩揣摹公曰古人謂父子不同舟蓋恐風濤失措并命爲憂獨不見嚴氏當日耶爾明達婦人胡不思及此

陸文定公以大宗伯請告寓西山僧寮張新建沈四明出餞私問曰當此聖明之朝公尊鱸雖美歸興何遽濃公對曰吾初入謁江陵相君相君無一語及國事及飯閣中相君時顧左右剃髻者二更衣者一觀其意氣足以籠罩羣賢其意不在二三陳人色斯舉矣此秀才時熟讀奈何垂老忘之

故事編修實俸九年始陞侍講高中元嚴養齋輩欲乘纂修實錄冀首揆相援因之躐等平泉偶至嚴邸中元先在一指中元卽起旣出其俯仰間各似有意態平泉乃詰之嚴告以故曰以兄恬退中元謂不足與兄道也及實錄成進呈總列年月日嘉靖元年起某日止世廟多忌諱見止字不憚纂修者俱照常供職中元一日過公邸笑曰頗憶養齋寓中相晤否始知人事都不要緊范太僕惟一龔諫議情同舉庚子科應天試是年范設館市中得侍後祇一謁郡縣餘不涉他事仍聚徒呶呶其間或以行將北上何暇復事片瓊公謝曰寸陰可惜

月... 卷一... 藏板... 三... 書三味樓

吾一旦僥倖。匆匆束裝。使生徒曠業。何顏受其修脯。正不妨忙中習靜。耳偶見有以鼓樂賀蠶者。公誠生徒曰。俗情紛紛。殊覺多事。

張金山領諭淳安。尋攝邑篆。及海剛峯蒞任。一見莫逆。海以言事被逮。公捐贖慰藉。執手涕泗。及海遇赦。開府江南。公不往謁。至按部時。式廬就訪。則託故遠遁。親故咸咎之。公曰。剛峯心地峭直。氣凌霜雪。設有入其意見。必難融釋。不諒者欲假手於吾。諾之則無功。辭之則致怨。豈非進退維谷。絕之猶恐不及。况可見乎。

張瑞字信甫。號金山。華亭人。嘉靖時以貢司訓廬陵。

五載量移諭淳安。

雲間志畧

朱鳴岐一表弟。少具俊才。科試每冠軍。里中忽傳城南道院五色泉見。主出元魁其人輒喜置酒為樂。蓋自負也。鳴岐召而戒之曰。吾郡人材。工經生言者。非君一人。五色泉正不知應兆者誰。聞大費看囊錢。使此番未遇知己。不為爨下奴。作話柄乎。男兒須具李東崖襟期。勿效崔信明小小志趨也。其人愧而去。終身坎壈。人服鳴岐之格言。

崔信明生時有異雀集樹。奮翼齊鳴。及長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孝基有知人之鑒。謂人曰。崔信明才學。

富瞻雖名冠一時，但恨其位不達耳。

舊唐書

藏板

成化庚子秋試，李身號東崖，入學。晨叅，忽一鳥五色，飛集明倫堂梁間，二日而去。衆謂文明之兆。東崖賦詩云：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祇應覽德來千里，不爲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上鳳凰池。青錢入選尋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東崖以易發解，甲辰廷試，大魁天下。

張受所之姑徐文貞夫人也。受所授官後，未嘗私謁文貞。居武庫七年，出爲湖廣參議。文貞旣罷相，高新鄭方與文貞修故郟，且根株其親黨。受所入覲，見新鄭，新鄭

曰：君與華亭稱至戚，積資出而不調。人亦不知有君者，非某之所得而知也。

公諱仲謙，字士益，初號後夔，後更受所。年八十有六。

却金堂
世本

曹芹泉以魁椽起家，有材幹，歷官鹽運同知，緋衣黃蓋，鄉里榮之。入謁，魁侯第自呼姓名，旣出，尋投帖。六房曰：此我夙夜競業地也。或以范宗伯况太守期公者，公曰：人苦不知足，官職如舟航，裝載過量，必遭覆溺。今幸而獲濟，豈更他望。

曹子銳名珙，號芹泉，華亭人。爲郡椽，歷丞倅，不私一

錢江陵柄政喜拔用下僚聞公名心異之特陞兩淮
運副以濬高家堰功使萬艘畢集堰長八十里當黃
河下流最號難治而公經理一月費帑金四十萬河
流遂安乃擢運司同知漳州守景坡公仲弟也粹聞
訃遂致政歸 鄉評錄

邢東凡棄產營書自比李永和而閉門絕交遊凝塵滿
榻嘯歌自適有勸之遊陳董門者答曰死不求墓碣文
以自誣生時安可為噉名客趙文度吳竹嶼輩眉目間
似有董尚書三字何啻人奴吾不願為之上海令劉某
見其書畫最愛之將舉鄉飲東凡走匿白岳書於壁曰

民窮財盡之時濫費縣民酒食錢受此者自有其人歲
餘劉罷官東凡始歸

邢東凡名國儒上海人少廢產收法書名畫臨摹酷
肖然不能自名一家忽悟曰生於海濱無山水之助
耳遂徧遊名勝在嵩華最久歸而筆意漸逼古人然
不肯酬應富商奉百金乞一屏輒罵曰吾自作畫淘
汰胸次豈能付鹽肆質庫中為酒食所污遊精舍遇
筆墨佳者則揮灑不倦年九十九除夕兒孫作團圓
飲東凡立飲數盃笑曰人生何必定稱百歲翁當留
有餘不盡抱膝而逝時崇禎十年也 桐憲隨筆

奚時亨九歲就外傳父命函白金五星為師壽道逢婦人哭甚哀時亨問之對曰晨起市布僅得百餘錢稠人中忽失公此舅姑將倚為饘粥者也是以悲耳時亨即出所函者與之歸而請別補祝分父喜曰是兒勝我乃復如數與之

奚旻字時亨成化己丑進士刑部郎中松江府志

莫封翁歲暮自館步歸渡浦日就昏有兩人縛一少女至翁問故曰此女為父母所疑命投之深淵翁曰救人一命功德浩大以袖中修資十金與之曰汝得吾金而又活一命此兩利也二人諾之女即欲從莫莫曰若是

則我貪汝色也引女近村使望燈火而趨乃倉皇而去女為一諸生收之後翁歸舍室人懷孕生子昊字一軒登

賢書孫如忠字中江成進士

倭焚南倉場即今大糧場長十三名俱擬大辟子孫遣戍

重典守也王南岡聞之告當道曰倉米延燒罪及糧長謂平居不戒於火也若倭寇焚劫糧長非兵何能拒賊即通賦亦應遭亂議編以存子遺豈可重之以罪且聞軍儲下船遭擄運官旂了猶憐貸惟酷及細民官既失刑人難允服問官憬悟乃不果服

王科字登之號南岡正德乙卯舉人官膠州知州雲間

徐長谷作布賦，曲盡形容。既成，客至能贊美者，必欸以酒。殺後有來索賦者，家僮竊謂曰：今日酒瓶，又索翻身矣。公問諭之曰：作文苦心，須賴讀者印證。吾松無蠶繅，臬苧之素業。小民惟藉布縷以佐饘粥，而解布之役，又為民累。故作此以告觀風者。筆墨之中，實兼涕淚。豈將徒費鉛槧以博名高。

董漸川四十餘無子，至姑蘇置一妾，女入門，悲泣異常。公問故，知先已受聘以貧故，更私鬻身。時已夜靜，燈殘香燼，從者各就寢。公亟命僕召其父，至以女屬之。歸父

方榜程公曰：稍遲恐玷女名。吾非惟不責聘資，所具簪珥聊以壓羞。其人泣拜，携女去。未幾，別置側室。徐氏連生三子，皆負雋才。

董志學，字漸川，嘉靖庚子舉人，河南歸德府司李，擢

北大理評事。

潘充菴分巡青登，有大辟戕戍，而遂病故。主者將以子諸生代戍，公曰：代固可也。然使囚未減而死，忍以其子代斧鑕乎？子乃得釋。

潘允端，字仲履，號充菴，上海人。嘉靖壬戌進士，累官

四川右布政使。雲間志畧

顧署丞性豁達好施與江南糧多差重民不堪命松郡尤劇清字捐十萬金置田收息以佐通邑或憂其將來難為子孫計者清字曰子孫猶是身後事何用作此遠慮。

顧正心字仲修號清字華亭人大參左山公次子初進膠庠旋入太學憫邑人踐更之苦願捐銀十萬四千餘兩置買義田贍役先用銀七萬四千七百餘兩買田四萬八百餘畝該租四萬三千六百餘坦分貼該縣細布收解而又以三萬兩零呈請貯庫推及壽浦兩臺上其事於朝建坊表閭有特命嘉賢之額欽

授光祿署丞享年七十晚舉鄉飲 雲間志畧

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八萬九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至重者也松糧半於蘇地較蘇四分之一則天下之尤重者惟我松也 國初松江止華亭上海兩縣 儼山纂錄

長洲民楊芳景泰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鄒都御史其均稅額云古昔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

錢氏以兩浙畝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畝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蘇松後因籍沒張氏。依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者。水東日記

淮張據吳。悉抄沒故元仕宦田畝。依其私租舊額起稅。私租必數倍於官糧。本朝因之。故稅重也。

姚太學當遊成均時。與吳興一生最善。其人入曲中。盡喪其資。患病將危。握姚手曰。吾得五十金。即首邱有日。姚流涕曰。理無坐視足下死者。歸寓捐橐與之。此生歸

而聯捷。未幾按江右。姚適除臨江知事。御史召而謝之。且曰。有犯者五人。吾細求其故。可以出之。弟辦千金壽。兄毋難立判。姚謹諾出。而佯以五人如御史言事。即釋而五人固未嘗見姚也。

姚太學方伯通所之祖諱一祥。以貴遊成均。好談節俠。世所傳救某御史於微時。猶曰。或別有所識也。至與御史官途偶值。釋人之罪。而不取其金。佯受人之報。而陰活人之命。尤所難能者也。貴及其孫。有由然哉。鄉評錄

陳俊梅性慈愛。人嘗謬為悽慘之色。陳輒心動。因而假

貨嘗以數十金買妾。妾悲啼不止，詰之則曰：父母爲豪家所迫，乃至割恩。陳惻然曰：吾不忍以衽席間離人骨肉。乃立遣還，聘財弗問。有以受給爲言者，公曰：給固有之，然吾固當信其實也。

陳夢庚，字台錫，號後梅。因先世祖有梅軒公者，而以爲號也。萬歷甲戌進士，累官關南道。雲間志畧

奚聖功，病瘵，嘗至深鄉，責子金酬醫。其人托故出，并挾其從者去。至黃昏不歸，老媪扶一女拜聖功曰：吾子貧宿，通實無可償，願以愛女侍少遲。君仍因媒以備婢妾，惟賜憐憫。聖功視女羞澁可憐，乃笑辭之，拒戶而卧。夜

分大吐起視之，蟲如髮者數千縷，瘵亦尋愈。

奚欽，字聖功。上海縣志

方明齋讀書古寺，鄰有孀婦，夜就公公，以好語諭之歸。婦笑曰：秀才那可無情。公謝曰：情固所有，第做秀才又何得無行。忍須臾者，雖爲吾亦以全汝也。婦嘆息欲歸，公送之出，仍與殷勤珍重而別。旦曰：吾苟漏言者，指其舌云：將爛却。三日後，寺僧夢伽藍告曰：方應選，今真應選矣。僧早起詢公公，笑而已。是年遂薦賢書，此婦亦自悔矢志改行，里中竟推爲節婦云。

方應選，字泉甫，號明齋。萬歷癸未進士，累官副使、督

朱士隆見頽垣暴屍知無主者士隆嘆息急捐田墓之或以博施為難士隆曰物傷其類况于人乎吾一念及此何惜三尺土為渠究竟撰文招其魂買酒祭之視其瘞畢始去

朱一德字士隆上海人萬厯戊子舉人篤學醇謹其沒也囊橐如洗松江府志

宋念山年近三十未有子至吳門娶一妾姿色殊絕初曰章氏既至將就寢問其何以見鬻妾泣曰婢子李姓非章也父母負章子銀故即以章姓鬻身念山立使老

媪伴寢明日擇士人嫁之或以吳孟子為言者怒曰同姓不通婚周道也掩耳盜鈴吾將誰欺

張副使叔翹買一女婢吳氏數日後知為故茶陵州孫也大海欲還其母家既而曰彼已忍心賣女即歸終不能自全使夫人撫為已女擇士人嫁之每對子弟輒嘆曰仕宦可恃則王謝桓庾長簷車高齒屐至今塞滿衢路茶陵君詎不念此使子孫不肖正復何益

張所望字叔翹上海人萬厯辛丑進士累官按察使

鄉評錄

王達字不蓄妾或問其故公應曰至下場時設有一幼

婦抱小兒女。絮絮牀第間。淚痕界面中之真假。冷熱故自難知。然吾兩目何能遠。曠正不待如老瞞。分香賣履受人恥笑也。

王性之號達字善繼其諱也華亭人萬歷甲辰進士

溪上編

葉封翁嘗宿海上邸舍舍主人有僕逸而父子董逃者家止一艾婦隔牕頻問公寒暖公度不能留而日已下春驟雨方過卽趣裝去婦出而軟語曰君之留於此猶吾家人之勢不得歸也誠何所急以軀命陷泥淖中公不顧絕浦行幾至委頓及抵家咸咎其涉險公微笑

葉蕃春以子有聲貴累封太僕寺卿

任道思知鄱陽縣或爲匿名書詆之書吏請捕治任命張之於壁曰使其言是也則爲忠告否則人將唾之何以捕爲其人慙愧自縛請死近思笑曰汝初欲誣人旋悔而自露勇於改過我愧不及何罪之有竟不問

任勉之字近思洪武甲戌進士官知州年八十九卒

鄉評錄

宋御史丁外艱歸有牛嘗踐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毀不已南野救家人無與競柳氏狂子醉罵躍入水使人援出易以已衣置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

奈何以小忿墮之鞭牧者數十以肩輿送柳氏子去且謝其父老父老大慚謝罪

公諱鏗字堯純別號南野少時游學京師從其婦翁吏部郎中俞宗大學楷書非其好也棄去從翰林曾鶴齡先生事舉業數年歸寓郡中築澹書屋從大參黃宗憲先生游正統辛酉以毛詩舉鄉薦乙丑成進士拜河南道監察御史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於其長南野嘗以疏請印於都御史王文文取視之即劾已疏也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之乃謫江西安福縣典史景泰癸酉為浙江同考官天順初文誅起知大

庚調新淦未幾謝病歸日治邱園多蒔蘿蔔更號菹存錄鄉評

曹定菴家居一人踵門詬詈家人奔告公曰知他罵何人後呼名大罵家人復曰今呼名矣公曰世豈無同名姓者閉戶可也不三日罵者忽自死其兄猶欲訟之官曰致死者曹也里中譁然不平曰敢為渠作證者眾共擊報之以彰直道公謂家人曰此一忍字古人有行之者吾讀書不輕易放過今日便省許多力

曹副憲時中華亭人鄰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聖書公名於牛後向其童加鞭因極口肆詈欲以激公怒

童歸以告公徐曰人嘗我而若述之是重譽我也生不能難於是修尺一若通候者而中實痛詆令人跪上之公不發令火燔之曰知若主於我無好言也生愧而止公年九十湧幢小品

孫文簡所居之左為太清道院當路欲奪其地媚公公聞之笑曰童時持七尺竿以蚯蚓為餌釣偶得魚必揖神而歸富貴顧思奪之且不顧為楊文懿公所笑

楊文懿公守陳其先未有仕者至公與弟守陞守隨相繼發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縣南鏡川有野叟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此中過門巷幽

深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烟波緩棹聽聲歌公嘆賞不已謂叟曰君詩真我家傳也欲飲食厚餽之野叟固辭而去李延是

一狂人酒醉嘗呼文簡公名辱罵且曰何物尙書吾眼中實未嘗見僕聞之奔告公公笑曰老為尙書而能使人不知有官職者其人固豪吾亦不可及也所謂合之則雙美

一老儒遽問孫文簡公神童詩誰作公謝曰實未稽考老儒笑而緩步以出客曰渠面目云何公曰彼固不當

以一神童詩驕老夫。然老夫實不知所自出。昔司馬溫公爲村學究所窘。直是千古語柄。

溫公先塋在鳴條山墳近慶餘寺。公嘗省墓。止寺中。有父老進謁。獻飯畢。求講孝經。公以庶人章謂之。講訖。父老問曰：天子諸侯鄉大夫章各有詩云。惟庶人章獨無何也。公默然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溫公尙矣。今世有此父老耶。
應菴隨筆

孝經章末引詩先儒以爲後人增益。然匡衡上疏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孝德之本也。乃知由漢以來所傳如此。恐實夫子所引。

也。孝經援神契

庶人章不引詩者。義盡於此。無贅詞也。
孝經註

杜仁趾官後。輿蓋出東門。一老媪見之。笑曰：杜家官官亦解做進士。吾歸將使鄰里小兒皆熟讀神童詩。百家姓。蓋老媪亦鄰也。從者呵之。仁趾急使護之去。及歸。見羣從皆含怒。杜問神童詩係誰手筆。衆莫對。杜笑曰：然則能讀神童詩者。果不易得。

仁趾名麟。徵華亭人。崇禎辛未進士。有才名。與周勒。肖李舒章。陳臥子。夏瑗公。徐闇公。首創幾社。有六子。會義行世。神童詩。余亦不知所自。後晤鄞人周茂三。

周曰。宋時我鄉汪洙字德溫。童時至黌宮。見殿宇頽圯。因題壁云。門徒夜夜觀星象。夫子朝朝雨打頭。多少公卿從此出。誰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命索題者。至則一童子也。問曰。汝欲爲神童耶。衫子何短。汪應聲曰。神童衫子短。神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後來塾師以五言便於上口。乃以汪詩廣而成集。名曰神童詩云。汪登元符三年進士官。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可見凡事必有來歷。惟仁趾語。覺蘊藉耳。嘗見秀才不知歷科鄉會題目者。問斯尤當動心。沈鳳峯童時。一人問汝讀千家詩。要先生說某詩是

某所做。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先把第一問去。鳳峯叩之。其師亦不知也。做進士後。見上蔡語錄。方知是程明道先生。鄆縣爲主簿時所作。鳳峯每謂人曰。不曉得亦不妨。終覺曉得的。爲是與杜仁趾事。看來二公總是一意。有一人謂余曰。終日掉書袋。解得甚事。余笑曰。兄終日不掉弄書袋。又解得甚事。爾曹埋頭時藝。於古今典籍。胸中全無首尾。因杜事。并及鳳峯語。欲見曹凡事不可放過也。西菴語錄

徐華亭家居。當海剛峯出撫江南。意在誅鋤巨室。而監司某。又與其長公仰齋。乍有隙。將因海以舉事。中公一

時刁簿成風有踵門直呼公名者家人憤鬱不能堪公
戒之曰譬如獬犬噬人何所顧忌人詎可亦噬犬耶乃
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斥姓名呼馬
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海忠介公爲御史中丞出撫江南行事過於刻核出入
自乘一馬以二杖前呼如在內僉堂之儀自令長
佐吏下達津吏皆令錦繡入見此雖故事一時驟以
爲駭傳聞吳中大譏海公欲勸借富室先請溧陽史
太僕出三萬金次及華亭相君乞捐所有以賑鄉里
相君不得已以數千畀之又華亭家奴多至數千有

籍記之海削其籍僅留十一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
也世謂海受華亭恩厚以是窘之爲負義不知其有
益于徐也惟出之驟不無過當

筆塵

又云華亭柄政新鄭一入樞府卽與爭權隆慶改元
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素性率直凡議政體卽從旁
可否華亭積不能平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生也劾
華亭肆其醜詆時新鄭勢孤且康言甚謬於是大臣
各具疏劾新鄭及康上不得已罷新鄭明年華亭亦
致政上特旨相內江趙公貞吉江陵恐其偏也謀召
新鄭而內監陳矩者又新鄭里人乃以太宰召還庚

午新鄭入其年罷內江已而南充陳公以勤自去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罷歷下殷公士儋新鄭遂以首相行太宰事與江陵並相方新鄭之入也對士夫曰華亭於我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爲怨及柄用久情志稍露門下士各務效奇博寵廣平蔡國熙者故華亭門下士也且以講學事華亭至是請行抵吳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爲太常一爲尙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耶卽逃杭之西湖避之平湖陸五亦華亭門人皆號爲入室因往爲華亭求解

冀以門情故誼動之而終不可得奏上部覆未報而新鄭見逐矣

嘉靖乙丑華亭當國會試主考爲高中元中庸題人道敏政一節孟子題天生蒸民一節世廟惡守元聞之不懌問公蒲盧何物夷何義華亭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盧爲長生之物上悅新鄭所謂華亭與我有舊恩正指此也而後之曲承新鄭以傾華亭者靡所不至嗟乎大臣之嘖笑可忽乎雖華亭機辨迅捷亦緣存心忠厚故也而新鄭不免以怨報德及新鄭之卒也無子其夫人悉輦其玩好者值萬金命幹僕輸

之江陵江陵竟却之其僕長跪號泣且王於致詞始受之凡欲下石新鄭者始不得行江陵之卒於位也人將坐以大逆嗟乎官途之險豈羊腸所可喻其萬一哉李延昱

沈鳳峯瘠田數百畝當海中丞時售田者誣爲侵奪公卽裂券還之私謂所親曰存翁遇中丞厚中丞聞其紀綱多怙勢故有意懲之欲爲徐氏斂福不意刁民起而四應其風旁及我輩稍與之辨則激中丞之怒橫流滿地到海自平中丞必有悔時耳

穆廟辰巳間海剛峯巡撫江南意在鋤強刁民逞奸

著姓鮮不破碎有報匿名狀以諷之者曰告狀人如盜跖爲勢吞血產事伯夷叔齊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冢被惡來告發又賄求嬖臣魯仲連得免今某月日挽兄柳下惠捉某籬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切思武王至尊尙被叩馬羞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剛峯見之厥悔前事訟黨稍解或云山平湖陸莊簡筆

朱邦憲與潘御史書云故鄉風俗白髮黃童俱以告訐爲生所言者景泰天順間田土皆四五世事也及

問其爾我祖父名則茫無以應如欲告趙甲而甲無仕宦則借錢乙有仕宦者告之如事凡幾十歲則以舊歲二字易之如尊公老先生天下稱為長者徐相公為兩朝元輔亦屢中其術此二百年所無之事也僕入郡見士大夫家日有百人哄索錢聲毀其几榻使家人踰墻而匿此亦二百年所無之事也開府公未臨我郡小人勢已鳴張競市紙書訟詞一肆中有日得三四金者迨節鉞甫入城闈即萍聚其輿或投懷袖或投靴襪雖丞簿無此大褻此亦二百年所無之事也開府公批逆鱗於先朝故當是奇男子但學

術偏正治亂所關云云則剛峯撫吳未免矯枉過正故邦憲言之激也 李延昱

馮勅齋嘗謁選適高中元以閣臣秉銓奏定鄉科不得選京職惟光祿署正五城兵馬雖京職而最卑鄉科願就者聽之有以瑞州貳守為勅齋地者勅齋謝不受而就署正日署正亦王臣詎足為鄉科辱 馮行可字

見卿號勅齋 雲間志畧

行可還籍已遊成均領庚子鄉薦授光祿署正遷應天通判所至俱清惠有聲致政歸年八十九 松江府志子仁娶於金而舉京兆君名行可有兄弟十人而君

為長當御史公下獄時君甫十四歲即伏闕上書會
冬事迫乃刺血書疏叩公車請以身代父死有旨發
司更審御史得減死戍雷州傳節畧

公任署正三年陞應天別駕又三年仍陞瑞州貳守
公乃以京兆致政歸後直指特疏薦公有旨加公奉
訓大夫然亦五品階也功名有定如此雲間雜識

楊豫甫守真定故事真定三輔重地故謁監司不執手
板甲科負氣者反涉抗厲前任每有齟齬公獨夷然使
人可親故彼此申詳批答一無阻滯嘗語幕客曰人自
不解耳守既以托三輔重而監司所轄又獨非天子股

肱地耶自軒而輕人其人必不耐官職

楊道亨字豫甫歷任真定知府雲南副使嘉靖丙辰
進士松江府志

潘衡齋出訪友肩輿誤觸一士人士人素負狂名乘醉
逐輿謾罵直抵廳事毀其椅桌而去學師聞之謂公會
督秦中學政非諸生所敢辱明晨率之請罪公曰醉則
眼前天地且倒置况於人乎某少年時有此習勿足怪
也今此兄醒而肅然奈何不信其醒而追咎其醉士人
出負愧欲死

潘允哲字伯明號衡齋恭定恩子嘉靖乙丑進士陝

西提學

陸大參致江右政歸有數人攀輿訢其密戚某置產不酬值者公盛怒謂理所必無訢者含憤頗有後言及廉得其情立召之語曰豈知事乃或有追其價與之加以慰勞而去客戲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公曰士大夫處鄉黨間不須見長但嫌護短觀過知仁吾其庶幾人服其量。

陸元量名萬鐘號敬齋嘉靖乙丑進士司李杭州授刑部主事改浙江道御史出按粵西陞江西參政以病乞歸居家廉謹絕迹公府

顧東江曾孫鬻其故居顧清字念其尊人左山公從學東江乃贖而仍使居之且曰禮云喪不慮居兄行事豈得不準古人後東江曾孫復私鬻之僕奔告清字清字不應明日僕更言清字緩步廳事曰止論交易汝輩言之不嫌於遠在吾慙不能再為渠計則不如弗言可也竟不問

徐鴻洲請告歸門堪羅雀子厚源弱冠成進士報錄者登堂索酒食聲色甚厲一老媪恚曰進士有何關涉添許多聒噪鴻洲聞之笑曰誰能得此冷淡老媪方自信居鄉黨間眉目可免兩行粉墨

徐三重字伯同青浦人萬曆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
臨事詳慎因父老致仕歸講學不倦人稱爲鴻洲先
生子禎稷字叔開萬曆辛丑進士亦官刑部主事皆
以平允爲世所稱

鄉評錄

相傳武宗賓天將徵世廟入繼大統湖廣報房報至
世廟賞給有加故遠近遂以爲例吾鄉素稱富饒凡
南宮捷書至非二三百金不足以酬之若起白屋者
此輩語言放肆尤爲非禮須當道嚴禁之可也徐公
此言何等雅淡報事者亦當索然無味矣

王玠右

王後陽居憂時華亭令其同年也將補選入郡謁令令

循例祖餞意殊落寞及補得莒州令莒人也家頗不法
聞之既愧且畏屢申款曲情文並溢公一無所受抵任
待令之父無不加禮父知令前之遇公薄也罵曰偏於
狹路中留斧鑿痕若不遇雅人使我捉摸不得

王治甫名明時號後陽華亭人累官河南副使凡歷
五六任囊無餘錢諸孫遂不能給饗殮而意豁如也
每謂人曰使吾有一僕入其室則煥然顧其廩則纍
然計其子孫則充然其必侵漁主人爲家蠹可知我
輩士人動曰讀書明道以致君澤民使不領畧成都
八百桑風味復何異舍中兒哉凡自守如此其借僕

比官一段覽之而不負慙汗顏者則此人必不可與
之同朝。鄉評錄

顧育字早歲應試為族人某所齟齬報罷者再及為諸
生後見族人有子就外傳輒喜動顏色携之赴學舍教
肄之至自成立而後已友愛誠篤不宿怨如此

顧秉禮字育字研窮理要於書無所不讀性恬質不
交勢援晚年宴處茅齋無疾而逝。松江府志

南湖舊話卷一終



